

河北洪劫月餘 重訪邢台重災區

發力治水 喚回夢中魚米鄉

「如果不是洪水在大賢村決堤，跑遍邢台恐怕你也想不到，七里河東頭連着大禹治水的大陸澤，西頭連着黃帝蚩尤九戰九不勝的軒轅崗，中間壓着五朝古都。」河北邢台「7·19」洪劫過去月餘，記者日前回訪重災區大賢村，村長高永忠的開場白讓人感到意外；同樣受災的崗底村村支書楊雙牛，現在則一心謀劃着秋後「富崗蘋果」到香港上市，好像一個月前的大洪水沒有發生過一樣。其實，「7·19」午夜，兩個村官都險些命喪七里河！高永忠自此患上洪水恐懼症，常夢見回到兒時那個美麗的魚米之鄉。這次大自然給高永忠上了一課，大賢村將摒棄昔日只顧生產忽視生態的發展模式，抓緊落實改水、改路等工作，最終建成美麗宜居鄉村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顧大鵬 河北邢台報道



■洪災過去月餘，大賢村的女人驚魂未定。 記者 顧大鵬 攝



■邢台市開發區大賢村村長高永忠 記者顧大鵬攝

7月19日午夜兩點鐘，七里河決堤。在七里河橋頭巡夜的大賢村村長高永忠，聽到鎮幹部打來電話：「七里河來洪水了」。他和村支書張戰歌開車就往村裡跑。打開擴音器的一瞬間，洪水跟着進了屋。兩人同時衝着麥克風喊：「洪水來了——快起床！」「洪水來了——快上房！」一米八的高永忠說：「也就三五分鐘，洪水就漲到脖子深。」

底村支書楊雙牛卻和村民失去了聯繫。當晚九點，楊雙牛從北京趕回邢台，邢台已成一片澤國，回家的路被大洪水沖毀。從電話中得知，洪水即將漫過崗底大壩，村長楊雙軍指揮着72個青年組成的6個搶險組，準備好800個沙袋，以防大壩決口。不久電話中斷了，他與崗底村任何人都無法聯繫。楊雙牛說：「我急得快瘋了。」

遭遇同樣洪魔 兩村兩種結果

「7·19」洪災，大賢村死了9個人，其中有5個兒童。每個家庭屋裡都進了水，40多家企業全部被沖毀。高永忠說：「就像野狼驅趕着羊群，村民只能上房逃命，避之不及的老人和孩子被洪水淹死。」他感到自責的同時，面對洪水他第一次真切

地感受到：「人是如何卑微和渺小！」楊雙牛所擔心的「崗底長城」，其實就是村裡的防洪大壩。記者問：「洪水過後崗底村怎麼樣了？」楊雙牛笑着說：「你看到了，崗底長城沒有垮，村民沒事，牲畜沒事，蘋果園沒事。」記者問：「是洪水不夠猛，還是大壩夠堅強？」楊雙牛說：「都不是。是因為我們給河神留足了路。」

治好一方水土 需要10年功夫

高永忠拿出一份《大賢村重建規劃》給記者看，按照重建規劃，大賢村近期將落實改水、改路等七項建設工作，最終實現美麗宜居鄉村。然而，最近他卻患了一種被心理學家稱為洪水恐懼症

的心理病：只要一閉上眼睛，就會產生一種倒入懸河的幻覺。昏睡中，常常夢見兒時的大賢村。那時，村裡東西有三條河，南北有三條河，四周還有一條護村河，村裡還均勻分佈着六個泡麻坑，四周都是清一色的稻田。那時的大賢村，是個凶年無大難、旱澇保豐收的魚米之鄉。

高永忠所患的洪水恐懼心理病，楊雙牛20年前就發作過。他用切身經驗告訴記者：「徹底擺脫洪劫夢魘困擾，治理好一方水土，至少需要10年功夫。」



■大賢村村民重建家園。 記者顧大鵬攝



■大賢村女子防洪搶險隊與村支部第一書記徐學雲(右三)合影。 記者顧大鵬攝



■大賢村被沖毀的玉米地。 記者顧大鵬攝

敬畏自然 崗底村防洪見效

「洪水『百年一遇』或『百年不遇』，除去氣象學成分，多半是蓄意誇大自然力量，推托人的責任，而並非對大自然的敬畏。」楊雙牛說，「如果你敬重河伯，洪水就是你的情人，如果你慢待河伯，洪水就是你的死敵。」1996年的大洪水使他懂得：「河伯亦師亦朋友。」

昔日改造自然 成果化為烏有

上世紀80年代初，楊雙牛出任崗底村支書時才30出頭。因為他經過了三次投票才勉強過半，他想借重修崗底河防洪大壩，向村民展示自信。重建的崗底大壩，向千年古河道推進50米，從河神那裡搶回100畝灘地。在大壩裡面建起了蘋果園和食品加工廠，10年間崗底成為附近最富的村莊。因此，楊雙牛也成為全國勞模，先後當選中共16大代表、全國人大代表。



■邢台市內丘縣崗底村村支書楊雙牛 記者顧大鵬攝

1996年「百年一遇」的大洪水，使崗底村10餘年「改造自然」的成果化為烏有。七里河下游的大賢村與崗底

村一樣未能逃過「百年一遇」的洪劫。所不同的是，河神摧毀了大賢村家園，並沒有奪去他們的土地。而崗底村，由於地處西部山區，更為兇猛的洪水奪走了他們的一切。

重建需軟實力 築生態保護網

5年前才出任村長的高永忠，從生意場趕往大賢村，投入人生第一次災後重建。政府支持種子、化肥，被淹沒的土地很快煥發出生機。銀行和信用社貼息支持企業恢復生產，村裡藉機上馬40多家木材加工廠，年產值超過2,000多萬元。可惜，重建中只顧生產卻忽視了生態，當明白這個道理時，高永忠說：「已無回頭路可走。」

楊雙牛說：「大自然給我上了第一課。」1996年決堤後，楊雙牛沒有立刻動員村民重建，而是先向河北省水利和農林專家問計，聽從老人建議：一是退出古河道重築大壩，下挖18米把大壩築在地核上；二是在河底修了兩道地下蓄水工程；三是在溝谷裡建了5道塘壩，果園建了12個天然蓄水池。崗底村三維一體的生態保護網，被外界譽為「崗底長城」。然而楊雙牛卻說：「防洪更需要軟實力，軟實力是什麼？尊重科學、敬畏自然，與大自然交朋友。」



■崗底河恢復了往日的平靜。 記者顧大鵬攝



■洪峰安全通過崗底村，260畝蘋果園毫髮未損。 記者顧大鵬攝

小河失守釀大禍 亡羊補牢未為遲



記者手記

北方十年九旱，兩次洪災前後間隔20年。在長期處於抗旱保收的緊張歲月，強迫人們理性地記住昨日的傷痛，幾乎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邢台市長董曉宇曾坦言，對災情「預判不足、應急不足」。

「一場洪水只管一代人」，河北省防洪抗旱辦公室主任宋國強所言有點誇張，卻準確地道出，北方農村對洪災的麻木心態。

控制面積在200至3,000平方公里的河流，河北有264條。2010年國家啓動「全國重點地區中小河流近期治理建設規劃」，河北只有不到一半的河流納入規劃。儘管七里河位列其中，也只有其中的重要河段治理資金來源於國家支持。國家的投入只是作為激勵資金，但配套資金還要由地方來籌措。大賢村決堤這一段，就屬於由地方自籌資金治理的項目。

眼下，經過多年建設，大江大河防汛基本有了保障。相形之下，控制流域甚廣的鄉村微型河流，由於長期放任自流，防汛問題卻更加突出地暴露出來。如果忽視了對這些微型河流的防範，可能會釀成意想不到的後果。

《詩》曰：「迨天之未陰雨，徹彼桑土，綯繆牖戶。」

但願，經歷過多次劫難後，政府和百姓都能夠汲取歷史教訓，未雨綯繆、亡羊補牢，切莫好了傷疤忘了痛。

七里河治理「防洪優先」受擾商利

河北多個水文觀測站數據顯示，「7·19」洪水十分詭異，多項指標超過50年一遇和100年一遇。

「百年不遇」擊潰「百年一遇」，似乎是最沒有爭議的事。然而，村官高永忠和楊雙牛卻並不認可這種說法，也不贊同把「天災」說成「人禍」，而是對備受詬病的七里河防汛綜合工程持有理性客觀的觀點，他們說：「如果沒有七里河防汛工程，邢台受災可能會更大。」

小型水庫「帶病」問題普遍存在

「東川口水庫沒有洩洪設施，洪峰漫壩致使下游成災」，記者在印證官方此言不虛的同時，間接發現了河北1,000多座小型水庫「帶病」運行的普遍性問題。

儘管七里河是一條季節河，但由於民國28年(1939)年大洪水的教訓，1958年，在七里河上游東川口，由蘇聯專家指導，築起了河上第一座水庫。然而，這個以「多快好省」著稱的防洪水利工程並沒有經受住1963年8月大洪水的考驗，下游黃店村有103人喪命。

設應急分洪門 沒有發揮作用

治理七里河與「根治海河」，同時被提了出來。然而，這項「防洪優先」的綜合治理工程直到2006年才開始動工。「七里河防洪工程」從19公里河道中整理



■7月24日，河北邢台市大賢村一處被洪水毀壞的路面破敗不堪。 資料圖片

出7,000畝土地。政府用土地開發權，置換70億元防汛工程投資。儘管這是一項由政府主導的商業項目，「防洪優先」的思想，還是受到商業利益的干擾。七里河開發區的新居民，在享受了「中國人居環境範例獎」3年後，直到「7·19」洪峰來臨，七里河從大賢村直通大陸澤的防洪工程資金才剛剛到位。

「『7·19』洪災還是可以避免的。」河北省水利專家對記者說，「常人不會注意到，七里河防洪右堤置有兩處開敞式分洪口門，遇超設計標準洪水以應急分洪。一處設在上游鄧莊村東(河道樁號10+000)，一處設在下游南陳村以東(河道樁號10+000處)，每處口門寬度1,000米，就是為應對超『百年一遇』的『百年不遇』。只是關鍵時刻，應急分洪門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。」

決堤頻發 民國洪災超早年

河北大學歷史學院劉玉梅教授，專注河北洪災歷史研究多年，她發現民國時期河北洪災頻發，其發生率超過旱災。民國38年間，河北發生水災33年次，旱災18年次，打破了傳統的「南澇北旱」的說法。

劉玉梅教授統計，民國38年間，河北發生特大水災年5個，分別是1917年、1924年、1930年、1939年、1940年；大水災年5個，分別是1912年、1922年、1929年、1932年、1935年；中等水災年4個，分別是1925年、1926年、1934年、1943年。

「決堤」是民國水災的主要原因。民國38年間，河北河流決堤頻發，幾乎每次水災都是由決堤造成。以1912年為例，河北水災達36個州縣，災民140萬，即有永定、大青、滹沱、子牙、北河等相繼決堤造成。

「河北地處華北，就其地理位置和氣候特徵而言，應以旱年為主。」劉玉梅提醒說，「民國期間的反常現象和歷史經驗，要引起今天人們的注意。」